

教育人文辑刊

现代教育的生命关怀

主 编 刘铁芳

副主编 刘良华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教育的生命关怀/刘铁芳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617—4591—5

I. 现... II. 刘... III.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小学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6509 号

大夏书系·教育人文辑刊

现代教育的生命关怀

主 编 刘铁芳
副 主 编 刘良华 李政涛
项目编辑 吴法源 林茶居
封面设计 喜马工作室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6 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4591—5/G·2679
定 价 2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contents

录

【人文立场】

现代教育的生命关怀

- 中学教育的真谛 / 钱理群 2
- 教育如何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危机 / 刘铁芳 8
- 教育与生命的重负 / 李政涛 20
- 现代教育的生命关怀(二题) / 金生鈇 32
- 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 吴 非 37
- 《庄子》与当代教育断想 / 文贵良 吴芝云 44
- 何为村居
- 执教《村居》三思 / 窦桂梅 51
- 网络时代的大学教师(外一篇) / 丁 东 谢 泳 58

【教育现场】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 我的这些孩子…… / 唐泽霞 64
- 踩蚱蜢 / 朱伟燕 72
- 黑暗中,我看到了美丽 / 陈凤荣 75
- 沉重的约定 / 刘建纯 78

【知识生活】

- 着迷:学好语文的捷径 / 孙绍振 90

与书结缘 / 肖雪慧	98
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	
——三十年来的阅读史 / 傅国涌	105
书的故事 / 金 沙	117
我所经历的教育 / 李 明	130

【人物】

肖川这个人 / 刘良华	138
我也来看看肖川这个人 / 许锡良	141
读《肖川这个人》/ 肖 川	144

【民间语文】

一个普通高中教师的周末 / 张明华	148
学生对教师的记忆	
——“麓山之友”教师合作沙龙专题在线讨论实录(部分)	160
一个中学女生的日记(2002年)/ 万 如	168

编后语暨稿约	177
--------------	-----

【人文立场】

中学教育的真谛

钱理群

2006年春节期间,为躲避热闹,我闭门不出,正好编这本《附中:永远的精神家园》。一连几天都浸沉在对中学老师的回忆之中,感动、感慨不已……编完了,却意犹未尽,于是再写《编后感》。

2004年我在附中教师会上作了一次演讲——《我的教师梦》,讲我对“教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的理解。我说:“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学生在青少年时代美好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他们以后在现实生活的影响下,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即使走向歧途,青少年时代的美好、神圣的回忆却是无法抹掉的。或许在某一时刻,由于某一机缘,在他们的心上会掠过我们的身影,想起我们有意无意地说过的某一句话,那都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片刻的温馨。这正是对我们今天的劳动的一个回报。即使学生把我们忘却了,我们仍会感到满足,因为我们毕竟曾经试图引导学生创造善良、美好的童年、青少年,使他们有过一个做梦的年代。一个人有过、还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美好经历与记忆,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以自己的存在,向学生们证明,尽管不合时宜,人还是可以以那样一种方式生活的。”

后来,有些老师要我题词,我也总是写这样一句话——“教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成为学生青少年时代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

而现在,刚编完的这本书,恰好是50年后学生对老师的回忆。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的淘洗,许多的往事都已经忘却,但有些东西,有些瞬间,却一直留在学生心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那么,留下的、在学生的生命中永远抹不去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饶有

趣味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重新理解教师的意义、教育的真谛。

美的身影

几乎每一名同学在回忆陶强老师时,都谈到她的美丽。在学生的眼里、心中,她永远是美的化身,而且有过这样的祝词:“愿您的端庄华贵永留人间。”

这是刚刚离世的世纪文学老人,也是我们的老学长巴金的名言:“青春是美丽的。”中学正是人的青春年代,对美的敏感与想象,是中学生最基本的感官与心灵、生理与心理的特点,美是青春期生命的内在需要。中学教师的第一职责,就是充当美的使者与播种者。

首先是仪表的美。在学生的印象里,陶强老师在任何时候都是整洁、端庄、得体的。这看似无意却是有意:一个真正懂得教育的教师,一定会时刻注意自己在学生眼中的形象,一定要把自己最亮丽的那一面呈现在学生面前,而绝不允许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出现在课堂上。任何丑的暴露,都是反教育的。

但这绝不是花枝招展、追逐时髦:美也是有品位的。学生用“端庄华贵”来概括陶强老师之美,是大有道理的。这是真正的教师之美。“端庄”透露出为人的端正、庄严与大气,“华贵”显现的是华丽的风采与高贵的气质。教育绝对要求“大”与“正”,教育具有先天的超越性,它是“高贵”的事业。气度狭窄,蝇营狗苟,斜门歪道,短见浅识,花哨浮躁,都是反教育的。

因此,美更是内在的气质之美与心灵之美。学生赞扬陶强老师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完美女性”,是对教师,特别是对女教师的最高赞誉,同时也树立了一名“真正的教师”的标尺。

但“美”在中国教育中却常常是缺失的。在陶强老师所处的时代,“美”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甚至被宣布为“罪恶”。陶强老师就因为她的不合时宜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学生对美的践踏。但陶

强老师却依然以自己的存在,向她的学生证明美的魅力。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能够在丑恶极度泛滥的年代坚持对美的信念与追求,实仰赖于以陶强老师为代表的附中教师当年播下的美的种子。因此,当今天的中国教育以一种新的形式来贬抑、歪曲、糟蹋美,甚至到了“美丑不分,以丑为美”的地步时,我们这批老学生来重塑陶强老师的美的形象,正是要重新呼唤美的教育,并借此证明美的不朽。

爱的感动

每一名学生都念念不忘陶强老师对我们的爱。“亦师亦母”是陶强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永恒形象。

这形象,颇耐人寻味。

首先要问:教师对学生的爱成为一种母爱的延伸,其意义何在?关于父母对子女的爱,鲁迅有一个经典的论断。他说,这是一种“天性的爱”,是“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因此,他期待“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显然,陶强老师的“亦师亦母”就是鲁迅所期待的天性的爱的扩张与醇化。以父母对子女的爱来对待学生,这就意味着师生关系“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而完全出于人的天性。

只要看一看当下中国教育中师生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沦落为绝对的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现状,就可以懂得陶强老师的“亦师亦母”形象的意义。

面对愈演愈烈的教育功利化趋势,我们要大声呼吁:请回复人的天性,请回复教育的本性。

当然,师生之爱,并不是父子、母女之爱的简单复制。一般说来,父子、母女之爱既出于本能就偏于非理性,而师生之爱却有更多的理性。青少年到了一定阶段,一般是在高中,常常会出于“告别童年,脱离父母”的本能而导致与父母的不同程度的疏远以至逆反。在这种情况下,“亦师亦母(父)”的教师往往就能够成为学生最信任的成年人,在他们的成长中起到父母所

难以起到的作用。我们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时,特别怀念高中阶段的教师,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按弗罗姆《爱的艺术》里的观点,爱是有一个从初级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的,从“儿童自我中心”的“被人无条件地爱”发展到“关心他人以及同他人统一”的“爱别人”、“创造爱”。教师的职责,不仅是满足学生“被无条件地爱”的感性需求,而且要用理性的力量引导学生“爱别人”、“创造爱”,从而获得“成熟的爱”。这是引导学生生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理解,这正是陶强老师“亦师亦母”形象的意义的另一个侧面,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而且在“溺爱”成为当今家庭教育中的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并导致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这样的理性的成熟的爱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阅读追忆陶强老师的文章时,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无论是当年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同学,还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同学;无论是当年的数学尖子,还是数学成绩一般的同学,都毫无例外地谈到陶老师对他们的爱。

当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或学习遇到困难,或家庭生活拮据,或政治上受到歧视——处于弱势,总能够及时地得到陶强老师的特殊关爱和帮助。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所说的乡下母亲,在一家人中,乡下母亲总是特别照顾比较弱的孩子,其实“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鲁迅说这也是母爱的本能(鲁迅《写于深夜里》)。鲁迅其实是借此来歌颂与提倡“为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的“深广的慈母之爱”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自况(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陶强老师当然不是这样的“战士型”的“慈母”,但其内在精神却与之有相通之处,即对弱者的特别关爱,教育、社会平等的观念,以及背后博大的悲悯情怀。因此,陶强老师对“中用的孩子”的特别关爱也是自然的。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说的“生物学真理”:生命“必需继续”,因此要“发展”,希望“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我们现在

怎样做父亲》)。陶强老师对具有数学天分的学生的精心培育,其眼光并不限于自己的事业的继承,也不限于数学学科的发展,而且是深知数学的基础作用,是自觉地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培育、输送人才的。这些曾受到她特别关照的同学,以后大都成了中国尖端科学事业的骨干、杰出的科学家,这都证明了陶强老师的远见,可以说,她的生命在学生的事业中得到了延伸。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有关回忆文章中提到的两件事:一是她为了辅导这些学生自学高等数学,自己先要做题,常常忙到深夜;一是每当学生提出了与她的设想不同的解题方法,她总是由衷地高兴,对学生鼓励有加。我从中感到的是教育民主的思想与教学相长的境界。教育绝不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给予,教师的工作也不只是“照亮学生”,在和充满创造活力的青年学生的共处中,教师也在不断地学习,能使自己的生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升华。陶强老师是深知这教育的真正乐趣的。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如此痴迷于教师工作的内在原因。

对于数学成绩平平的学生,陶强老师也许没有像对前面两类学生那样给予特别关照,但也没有忘记通过一个眼神、一回交谈、一次作业批改、一个高分施予同样的爱。这些学习并不困难但也不见出色的学生,本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但真懂教育的教师却知道,某个学生一时看上去平平,并不等于他终身平平,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可能性,或实现可能性的时机未到,这就需要耐心地等待。在这个时候,哪怕是给予瞬间关照与鼓励,都可能对他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位同学就是因为得到了这样的关照而说,“陶老师鼓舞我一路前行”。这是非常感人的,这背后的教育理念,“着眼于学生生命的长远发展”以及“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光亮”,是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的。

仰望星空

在回忆中,很多同学都津津乐道于陶强老师在张钰哲先生的支持下带着大家到紫金山天文台参观的情景。那真是一个瞬间的永恒:站在紫金山顶,

“抬头望，天上满是星斗；低头看，山下万家灯火”，走进观测室，坐在巨型天文望远镜前，仰望星空，“顿时觉得天空离自己近了”，又恍然醒悟到“世界之大，宇宙之无限”（宗福中《眷恋名师陶强》，刘锡三《“陶”出心来育英才》）！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瞬间震撼：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扩大到了无限的空间，自己的眼界提升到了无限的高度；又仿佛一个自己所不知道的神秘世界突然展现在面前，激发起无穷的想象、无以遏制的创造冲动……

于是，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有了全新的感悟与体验：“那时候，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神的探险，都会发现新大陆，我们总是怀着极强的期待感，乃至某种神秘感，走进课堂，渴望着在老师的指导下闯入一个又一个科学的迷宫，解开一个又一个的宇宙的奥妙……”

以后的人生路上，我们不断地回想、回味这瞬间永恒，认识也逐渐深化，思考着“作为‘人’的我与周围的世界（人的世界，自然、宇宙世界，已经成为历史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的认知关系”；“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已经掌握的世界知识（它构成了我的已知世界）是有限的，还有无数的未知世界有待我去认识，而我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这样，就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不可小看这一点，只有有了期待与好奇，才会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与冲动。这正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与劳动的原动力”。

可以说，正是附中的教育营造了我们的精神“星空”，使我们产生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期待，给我们以源源无尽的探索热情与自由创造力。我们以后在学习、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全仰赖附中教师给我们垫下的这样的精神的“底子”。

这就是我们这些附中的老学生，在 50 年后的回顾里，终于领悟到的中学老师的价值，中学教育的真谛：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播下“美”的种子，给予“爱”的抚育，营造“精神的星空”。

为此，我们对中学老师永远心存感激，我们要向恩师们鞠躬致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育如何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危机

刘铁芳

现代性的焦虑

没想到一开始讲话,电脑就关了。技术有的时候是靠不住的,最要紧的还是人。没有多媒体我们一样可以交流,甚至可以交流得更好。这里没有考试,只是一个我个人和大家一道自由思考的场域。大家只需要随意地听,不用做笔记。我想从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来和大家作一个自由的交流。

每一个人都会从社会、他人来感受现时代施加于个人的影响,只要你悉心去发现。我前一周去北京,感慨良多。先从一个问题谈起,到北师大,在教育学院宣传橱窗里,看到一个讣告——一位年轻的历史系副教授,33岁,因病去世,我由衷地感到生命很可贵。又听另一位老师谈起北师大两位教师跳楼的事情,包括一位50多岁的博士生导师。前些时候还在网上看到丘成桐教授批评北大招聘外籍教授过程中的问题。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这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也有一些隐在的关系,至少说明我们今天社会的某种内在秩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最后归结为我们自身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生存秩序的某种紊乱,个别人的跳楼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命秩序紊乱的极端表现而已。很多人都可能在遭遇失望的时候想到过自杀,只是没有这个勇气。王炳照先生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典礼上就讲到过要珍爱生命,我们要时刻意识到,我们是作为独立的主体的人,不管周遭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努力去珍爱、完善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把昨天在火车上读到的《南方周末·人物周刊》(2006年9月)上李银河的一句话送给大家:“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当我把这句话用手机发给深圳的一个朋友时,他说你不要太理想了。大家不要只从实际的可能性上去理解,一种理念的价值首先指向的是自我人格的完成,不一定要付诸实践;第二个价值才是指向实践。第一个乃是根本性价值,第二个其实是伴生性的。言说本身的价值就是随着语言一道展开的,逻辑与空间,通过语言展开人生活的空间,语言由此而转化为个体生存的德性。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其实是生活在语言所建构的精神空间之中。作为肉身存在者的我们是生活在现实的空间里的,但我们的存在首先在语言中。我们要认识到言说本身的价值,让我们在一个并不完善的世界里获得诗意的、更美好的生存。赵汀阳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世界,我们就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形成乃是自我的完成,所以蔡元培先生才提出世界观教育,实际是把人的完成作为人的最高目标。人的完成在现实周遭之中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在精神的境界中获得人格的丰盈和圆满。也许很难,但一个见证了人生美好的人,是不枉在人世一游的。“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们已经飞过。”

在今天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里,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外来的压力。我在北京邮电大学的一间小房子里,经常睡不着。我深深感觉到,一个乡下人进入城市,从边缘的城市到中心的城市,内心充满的焦虑。有一天,很早就去校园里走,思绪飞扬,回来我写下了这样一些话:

北方的清冷与北京无所不在的喧嚣围裹着,一个乡村走出来的孩子,站在中国的前沿之地,内心感到一种现代化的紧迫。置于现代化的旋涡之中,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像稠雾般袭来,看得见却又摸不着,无处躲闪,难以逃脱,却又抵抗乏力。

站在现代化的门槛上,我们就像过河的卒子,实际上是没有退路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听说一个女孩子一直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到

博士后,后来找不到意义了,就自杀了。一个人在求学之路上走到了尽头,却在社会中找不到个人生命的安顿。有良好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不一定就能获得身心的良好安顿,我们有时可能会突然发现,其实自己不过是一枚现代化中的棋子,现代性给人的紧迫感如影随形,这有点像鲁迅讲的无物之阵。它紧紧地跟着你,你想逃,却又逃不开,生命总有一种游离感,人好像成了空空的躯壳,你不是按你的灵魂活着,而是按周围的社会给你设定的生存路径活着。你还能触摸到自己的灵魂吗?其实你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都是被塑造的,大家选择在这里读书也是一样。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读大学,要考研。真正拥有独立个性的人是很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辜鸿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五体投地,即使身处时代的逆流,孤立无援,也要一个人珍爱有加,我们应该看到他人格的价值。我认识一个朋友,曾经是师大风云才子,风流倜傥,他尽可能少地接受世俗生活的规则,带研究生也只带一个。20 世纪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阿根廷的格瓦拉,抛弃妻子、孩子,去古巴打游击战。他们展示给我们的乃是现代社会个体人格的另外一种样式,一种足以启迪我们日常平庸化人格存在的样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的教育,在走出传统的高、大、空、旧之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存在的平庸化。美国康奈尔大学有个青蛙实验,在温水中的青蛙很难跳出来,这提示我们从另一方面去反思。置身于以物为中心的现代化生活的顺流之中,我们很难真正超越自我。

找寻存在的根基

今天的教育把真正个性化的东西给排斥、去掉了,进入了一个真正均一化、平庸化的境地。大家也许会说,我们像猪一样生活,不也一样很好吗?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一种自足之中,就不能从个人情性之中超越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真的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前面,我给大家表达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从具有前现代质素的乡村走向现代的内陆省会城市,再到首都北京感受后现代的气象,在社会转型

中的一种真实的个人境遇。我的一篇关于乡村终结的文章,也是我自身的一种生命体验的表达。我自己有一种古典文人的味道,我私下里认为我更应该生活在宋朝。我写乡村教育,包括写自己过去的某些经历来抒发教育之怀,其实不只是怀旧,也是在反省一个逝去的时代,难免有一点失落的感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正因为我们是从前现代过来的,带着某种怀旧的惆怅,对现代化有一种难言的惶恐,宁可生活在边缘,不敢生活在中心。边缘姿态,就是一个对现代化有点怯生生恐惧的乡下人,或者叫做外乡人的基本生命姿态。这个“乡下”当然不仅是指乡村本身。

我们今天生存的危机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我们在生活的条件越来越便利时,反而感觉到生存的危机呢?就我所知,最早深刻意识到这种危机的人,是帕斯卡尔,他在17世纪就意识到了现代人存在的危机。他意识到的危机是什么呢?他发现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越来越便利时,人自身生存的基础裂为深渊,我们在拥有对自然足够的征服力的同时,却发现我们自身生命价值的基础瓦解了。从“大地裂为深渊”到尼采的“上帝死了”,都是现代性带给人类的基本境遇的表达。向古典的生活样式的依恋与回归,或者说寻找古典生活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实际上就成了非常有意义的功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回到从前。

具有古典意味的生活如何可能?我们先来回顾人是如何成为人的。马克思说,人是劳动的产物,我们是凭借劳动发展成人的样子的。这只是从人的存在形式来言说人的产生的,是作为肉身的人走向直立行走,从动物世界中抬起头来。人作为精神存在的独立性品格是源自人与神的相遇。人精神的自立是从人真正地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从人的祭祀活动开始,人才得以真正从动物的世界中超拔出来。是神性给了人性一种呵护,人在神性的关照中获得生命的平衡,对自然也抱有一种神性的尊崇态度,对自然的敬畏使人安居在人神共在的空间里。人是生活在实体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間,安居在语言与道的空間里的,我们学习语言就是要悟道。你的空間是怎么扩大的?就是通过学习来扩大的。在古典的人神共在的空间里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那些生活比较落后的民族,心灵的浮躁、焦虑显然要

比我们少得多。

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就开始成了一种智性化的、陈述性的语言,知识分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理性的分化,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对外在世界的征服,却失去了内在心灵世界的平衡。科学世界掩盖了生命意义的世界,所以 20 世纪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呼唤回到生活的世界。我们曾经更多地关注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忽视了存在者的本原,失去了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本原性的关照,知识不再呵护德性。本原不仅是时间性的,而且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是当下的。这是社会现代化带来的问题,由人神共在到技术理性主宰我们的世界。技术理性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的紧逼和心灵的受压迫。现代性的紧逼源自技术理性的控制,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人类生存的空间大大减少,诗意的空间不再。生活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生活,而成了“他控”的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物的控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物而不是人自身。你习惯了开车,突然不能开了,你会焦虑。无所不在的广告文化先激发你的欲望,调起你的胃口,再改变你的行为。有位心理学家这样说:“小心你的语言,因为它会变成你的思想;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它会变成你的行动;小心你的行动,因为它会变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它会变成你的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它会变成你的命运。”社会控制是怎么实现的?就是通过这些路径。我们今天对物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生存方式。表面上你是自由的,但很多时候你都是不自由的。你能离开手机吗?你能离开物的便利吗?想起小时候在油灯下看书,在坪里看月亮星星,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现代的儿童失去了大自然,他们生活中占有的物越多,心灵拥有的自由思想空间就越少。对物本身的占有就妨碍了心灵自由空间的绽放。

心灵的翅膀是怎样折断的?就是在技术化的社会控制中,一点一点被折断的。美国有个妇女起诉幼儿园教学生准确地识认字母,因为这种识认会妨碍小孩子自由想象的展开。过早的技术化的追求缩小了孩子自由想象的空间。也许在这样的训练中长大的孩子今后在世俗生活中会很成功,但他不一定会幸福。为什么跳楼最多的是北大、清华等名校,而不是一般性大

学的学生？这难道不与他们从小以来所受的教育有关么？物的挤压大大缩小了人对生活的想象。我们对生活、对读书如何想象？你想象的空间就是你存在的空间，你就是存在于你的想象之中。我们要拓展想象的空间，就是要活化人的生存空间，不至于让人的存在的空间物化，陷于僵化。正因为如此，小时候的教育就应该是充分激活人的想象空间，而不是过早地把人的发展框起来，这样才能使人在个人成长中逐步拥有活泼、开放、创造的生命空间。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技术对我们施加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即深度的体制化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学生、教师都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经常生活在一种无处可逃的控制之中。技术理性对生活的深度控制，导致真正的个性没有办法生存，真正的卓越失去可能。真正的卓越总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什么都好的课绝对不是一堂好课，真正的好课是不能用来评的。关于教学，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读大学时郑钢老师讲的一句话，好像叫“马氏矛盾”：“如果教得好的定义就是让学生学得好，那么许多有好老师美名的老师并不一定是好老师。”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与体制、与既定的秩序保持必要的张力，真正成熟的艺术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是即时的，是当下的。只有当下的、涌自个体真实生命之中的创造性实践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些可以复制的艺术绝对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在哪里都能那样讲，就自己被束缚在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了。这一点，海德格尔作了深刻的反思。制度本来是人制定的，如果没有给人鲜活的生命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就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束缚。

我有段时间很想编大学教授的故事，真正的大学精神存在于教授的故事之中。当一个社会中大学教授无故事时，就是一个社会的大学有问题的时候。从前有位大学教师讲课，讲关于月亮的诗歌，中间突然不讲了，说等到晚上月亮出来再讲。在今天有可能吗？肯定是一个教学事故。人家只看你做的形式是否规范。生活在大学之中，每个人都成了统计表上的标志，生命被缩减为没有生命内涵的符号，有时候你就是物。生活在大学里，除了你的教学、科研成果能给学校带来名誉，平常有谁真正在意你的完整性存在，